

廣播曲藝選



肅清反革命分子專輯

- 捉「妖」記……………(山東快書)
活捉「毛人水怪」……………(山東快書)
魚腹的秘密……………(山東快書)
「鬼火」……………(山東快書)
海上漁歌……………(京韻大鼓)
撕下胡風的畫皮……………(相聲)
工地防火……………(相聲)
羅「參謀」……………(山東快書)
投其所好……………(相聲)

天津通俗出版社

廣 播 曲 藝 選

——肅清反革命分子專輯——

天津人民廣播電台文藝編輯部編

天津通俗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九齣曲藝節目。「捉妖記」和「活捉『毛人水怪』」揭露了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裝鬼弄怪的陰謀破壞活動。「魚腹的秘密」、「鬼火」和「海上漁歌」都是表現邊防、海防軍民與潛入國境的反革命匪特做鬥爭，將其擒獲的故事。「撕下胡風的畫皮」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兩面派手法。「工地防火」、「譴『參謀』」、「投其所好」諷刺小廣播、洩密現象和不遵守勞動紀律對革命事業的危害。

這九篇作品，揭露了反革命分子、匪特的狡詐伎倆，教育人們要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不給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機會，並教育人們如何與反革命分子做不妥協的鬥爭。

廣 播 曲 藝 選

——肅清反革命分子專輯——

天津人民廣播電台文藝編輯部編

※

天津通俗出版社出版

(天津盤龍路159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

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

書號(總0182)甲81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 字數37,000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7,119

定價 0.21 元

編輯的話

爲配合當前「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偉大鬥爭，及時供應羣衆文藝活動演唱材料，我們從各地報紙刊物上選擇了一些較好的作品編成了這個「肅清反革命分子專輯」。爲適應演唱要求，其中有些個別地方，我們作了一些小的刪改。這些曲藝創作大都已在電台和舞台上廣播演唱，另一部分也將在電台廣播。

天津人民廣播電台文藝編輯部

十月三十一日

目錄

捉「妖」記（山東快書）		呂珊（一）
活捉「毛人水怪」（山東快書）		孔昭勛（一一）
魚腹的秘密（山東快書）		岳德清 馮占林（一六）
「鬼火」（山東快書）		呂紹堂 江 航原作 陳 村等改寫（二三）
海上漁歌（京韻大鼓）		杜 澎 白鳳鳴（三一）
撕下胡風的「畫皮」（相聲）		侯寶林（三五）
工地防火（相聲）		張秉耀 張善增（四一）
羅「參謀」（山東快書）		張 覺原作 高元鈞等改寫（五〇）
投其所好（相聲）		馮不異 孫秀汶（五三）

捉「妖」記

(山東快書)

呂珊

說了個怪事真稀奇，

怪事出在山東周家集。

丈夫死了四、五年，

胡家守寡的媳婦大了肚皮。

跟着村上起謠言，

說這事和民兵來保有關係。

村人紛紛胡猜講，

可難壞了民兵隊長周廣義。

周廣義打前方復員回了家，

凡事帶頭挺積極，

聽說出了這檔子事，

不由得心裏犯猜疑。

這天老周正把這事來分析，

忽聽吱——一推門進來胡家老癩痢，

你看他，鞭桿脖子三角眼，

尖嘴猴腮亂鬍鬚，

下身穿，補綻短褲分黑白，

上身穿，掉肩的小褂還漏肚臍。

身上黑灰有銅錢厚，

一年四季哄臭的。

別看他現在這副窮洋相，

當年他可不是個好惹的，

一條冲的好地他有一百頃，

油坊、粉坊都是他開的。

他兒子當過偽鄉長，

又搶男來又霸女，

因爲他父子都是禿瘡頭，人稱大小二癩痢。

小癩痢跟蔣匪軍撤退被打死，老癩痢現在在村裏被管制。

周廣義一看他來到，

眉頭一皺沒好氣。

(白)「你來幹什麼？」

「啊……周隊長，今天是十五，又攤……

攤我彙報思想。」

廣義說：「思想情況先不講，

你兒媳跟誰搞關係？」

(白)「哪！這……」「誰？快講！」「是！

是！——咳！隊長啊！

俗語說寡婦門前是非多，

這句話說的真在理，

這件事既然隊長要追問，

我就照實告訴你，

近半年我媳婦常往對門跑，和民兵……來保有關係。」

「啊？有什麼憑？有什麼據？

誣賴好人我可不饒你！」

「我……天膽也不敢胡亂說，

這是我媳婦親自向我坦白的。

隊長可別難爲他，

不過是年輕人逢場做做戲，

再又說，現在政府新章程，

戀愛自由隨自己。」

「呸！政府提倡婚姻要自主，

多嚙叫你們亂搞男女關係？

狗嘴吐不出象牙來，

你趕快給我滾出去！」

(白)「是！是！」

老癩痢，夾着個尾巴跑出門，

周廣義，坐在炕上細分析：

小來保工作學習樣樣好，
可就是打打鬧鬧不老實。

見了姑娘愛說笑，

打牙磨嘴淨扯皮，

老癩痢講的這件事，

來保總是有嫌疑。

想着正要把來保找，

忽聽外邊招呼大家去修堤。

(白)「周隊長！」「啊！」

「區上說：劉塘江水要上漲，

叫你快帶着民兵去修堤。」

周廣義一看事挺緊，

連忙召集民兵出村去，

在堤上整忙了三天零三夜，

大夥幹的可是滿積極。

廣義暗把來保來注意，

獨這個小夥子情緒低。

第三天晚上剛休息，

周廣義把來保叫來就申斥。

(白)「來保，你得老老實實地說！

胡癩痢兒媳大肚皮，

和你究竟有啥關係？」

小來保一聽這句話，

急的他半天出不來氣。

「我做過什麼虧心事？

我什麼事情瞞過你？

我生活作風是有缺點，

可再蠢也不能和反革命家屬搞關係。

無怪乎，大夥見我都繞道走，

和誰說話也不搭理。」

「哼！無風不能起大浪，

難道羣衆都栽害你？」

「咳！提這事我倒想起一個情況，

到老也沒好意思向你提。

上個月，小癩痢的媳婦錢小菊，

無事總往我家去，

不是借針就借線，

打牙磨嘴扯皮，

抽空還朝我直飛眼，

我頂她幾句也不理。

那天我老婆回娘家，

她半夜三更摸到我屋裏，

嘴裏說是要借洋火，

可磨磨蹭蹭往床上擠，

我一驚醒來看是她，

一脚就叫我踹下地，

她爬起身來還不走，

浪聲細氣像狐狸，

我拿起大槍一拉栓，

才嚇的她夾着尾巴跑出去。」

周廣義一拍大腿忙站起，

「爲什麼有這個情況你不早提？」

「我……咳！」

說出來怕人笑話我，

爲什麼不找別人單找你，

蝦找蝦來魚搵魚，

我怕人家說我不是個好東西。」

他二人正要往下講，

踏踏踏！忽見遠遠跑來大老于，

（白）「周隊長呀！可了不的了！」

你們來修堤不要緊，

咱村這兩天鬧開了妖氣，

前晚上葦河出了個大水怪，

叨走了一隻綿羊五隻雞。

這事本來我不信，

擦好鳥槍打這個狗「日」的！

第二天晚上我喝了四兩酒，

把鳥槍架在河邊葦子裏，

哪想半夜三更過，
河裏果然冒出一個怪東西，
這傢伙頭比銅盆大，
不像牛來不像驢，
頭頂上只有一個角，
兩眼洞亮光發綠，
我一槍撈過去沒打準，
噢——的一聲又鑽回去。
爲這事全村鬧的翻了天，
隊長，請你快回去拿主意。」
周廣義一聽心納悶，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起，
急忙召集民兵隊，
連夜帶宿趕回去。
回村把情況一了解，
按照時間、地點細分析，
可能是山上出了「野貨」，

第二天帶着來保搜山去。
滿山遍野搜了個遍，
也沒看到啥痕跡。
傍晚搜到觀音洞，
發現兩行脚印像牛蹄。
周廣義劈了把竹子當火把，
二人扶着野籐下到洞底。
洞裏邊又黑又潮濕，
一股子腥氣直衝鼻。
點着火把往裏一走，
看見一攤白東西，
捂着鼻子上前看，
原來是一隻綿羊還有五隻雞。
羊身上戳了些血窟窿，
雞脖子用麻繩拴在一起。
周廣義看罷一跺腳：
「唉！你看我這思想多麻痺，

這分明是特務搞的鬼！」

(白)「特務？」「啊，

畜類哪能用繩子拴母雞！」

小來保一聽忙說「有道理！

可這特務是誰呢？」

嗯！老癩痢諒他也不敢，

全村人對他都注意。

小癩痢死了四五年，

難道這特務是外來的？」

(白)「不對，外來的怎麼對村上情況這

麼熟？」

想罷多時有有有，

忙對來保把話提：

「回村先別說這碼事，

就說發現一隻老狐狸。」

小來保似懂非懂的直點頭，

心裏可不知這是啥主意。

回村連忙佈下了秘密哨，

但等特務進洞裏，

監視了三天三夜沒動靜，

簡直一點沒頭緒。

廣義他裝的好像沉住氣，

心裏可是火燒眉毛一樣的急，

把村上出的怪事串一起，

可顯得情況太離奇：

爲什麼民兵一出村，

村裏馬上就鬧妖氣；

爲什麼胡寡婦調戲小來保，

這裏邊一定有問題。

想到這裏有有有！

我給他來個金鈎釣魚計。

第二天，清早起，

只見來保扯着嗓門傳消息：

(白)「哎！民兵個個注意啦，把乾糧武

器都準備好，馬上集合去修堤！」

一霎時民兵都集合好，

唱着歌兒出村去，

來到山腳松樹林，

一個個悄悄貓進去，

直等到日落西山天剛黑，

他們又悄悄溜進村子裏，

在河邊蘆葦叢裏埋伏好，

但等妖怪出來打他個狗日的。

從晚上等到十二點，

十二點又等到月偏西。

誰知偏偏老天不作美，

忽然陰雲密佈下起了傾盆雨。

又是雷來又是閃，

個個淋的像落湯的雞。

小來保等的不耐煩，

擔着個槍桿喘粗氣；

（白）「唉！他媽的！又白等了！」

「不，不提到特務決不收兵！」

周廣義在一旁直打氣。

正說之間，忽聽一聲震山響，

河水一個勁兒直「嘩七」。

這時候，天上電光猛一閃，

閃光下河裏爬出一個怪東西。

不像牛來也不像馬，

走起路來還直「呼吃」。

小來保一看紅了眼，

「噹」的一槍打過去，

那怪物一聽有槍響，

扭回頭來想回去。

周廣義一看他要跑，

「噹噹！」兩槍打的急。

那怪物哎唷的一聲喊，

撲咚一聲倒在地。

大夥聞聲齊趕來，
高喊別打要逮活的。

那怪物在地下打了兩個滾，
站起身來像人立。

「嗖嗖」打過兩發槍，

「撲咚」一聲又跳進大河裏，

小來保一看那怪物鑽進水，

「狗日的！在水裏我也要治過你。」

一個箭步猛一竄，

（白）「來保！來保！」

周廣義要阻擋來不及。

那怪物剛露出水面要換氣，

小來保眼精手快撲過去，

只見那浪花上下直翻滾，

那怪物朝來保頭上猛一踢，

小來保沒提防敵人這一手，

眼冒金星沉了底。

大夥都忙着救來保，

那怪物一個猛子沒了踪跡。

這時候東方露白天已亮，

雷停閃住風雨息。

大家在河岸細搜索，

也沒發見這個怪東西，

穿過蘆葦過河來，

忽然發現了兩行牛蹄蹄。

順着脚印子往前找，

哦——直通老癩痢的菜園地。

廣義一看明白了，

原來這裏有鬼把戲。

周廣義馬上下命令：

「一班在東，二班在西，

給我來個大包圍，看這小子跑哪去！」

小來保上前敲大門，

老半天，才聽見裏邊打呵吃：

（白）「呵吃，是誰呀？」「快開門！」

「啊！來囉！」

老癩痢半天才開開了門，

麻搭着兩眼像剛睡起，

「呵唷！大清早就來了這麼些人，

有啥吩咐這麼急？」

大家誰也沒聽這一套，

忽的一聲進院裏，

從雞窩翻到青草垛，

豬圈，茅樓到床底，

剛想要翻寡婦屋，

老癩痢擋住房門發了急，

「我請叔叔們行行好，

撞出人命可不是玩的。

你們沒看門上掛紅布，

我兒媳在屋裏要生育。」

小來保一聽哪管他這一套，

推開老癩痢就往屋裏擠。

小來保領人正要往裏進，

老癩痢抱住來保的大腿跪在地：

「來保兄弟，我坦……坦白，

我不該憑空誣賴你，

天打雷劈下油鍋，

我媳婦的肚子是我搞的。」

小來保一聽萬丈怒火平地起，

一抬腿蹬了他一個嘴啃泥。

帶着大夥衝進屋，

後面又趕來了周廣義。

門後，桌櫃挨片搜，

小寡婦在床上直滾還拍肚皮。

她懷孕還不到四個月，

唱的不好裝的可像真的！

周廣義一看要耍賴，

動員婦女把她抬出去。

忽然小來保推起床鋪翻了個過，

嘿！靠牆根，露出四方一塊新鮮泥。

忙拿鋤頭往下刨，

原來是一個地洞通地底。

小來保冒冒失失就要往下下，

周廣義拉住了來保趴在地，

他拿起一個小板凳，

朝着洞口就丟下去。

「叭叭！」洞底響了兩聲槍，

打得屋頂直落泥。

來保一看發了狠，

（白）「狗雜種，你快上來！」

再不上來我活埋你！」

任憑上面怎麼喊，

洞底下啞沒悄聲不言語。

周廣義等的不耐煩，

突然心生一巧計：

「來保！遞給我顆手榴彈，

我炸死這個狗日的！」

這一聲喊不要緊，

洞底下那傢伙着了急：

（白）「啊……別丟，我出去，我出去！」

「先把槍丟上來！」「是是，繳槍！繳

槍！」

說話之間，洞裏突然伸出個頭，

「叭叭叭！」朝着衆人掃了一梭子。

周廣義飛起一脚猛一踢，

「咔嚓」，那傢伙的手槍落在地。

趁手朝後脖子這麼一抓，

活像老虎叨死雞。

拖到院裏這麼一看，

却原來，就是死了四、五年的小癩痢。

過去說他逃走被打死，

那全是他家瞎編的。

他地洞裏藏了四、五年，想待機而動再復辟。

公開活動他不敢，

偷偷弄來一張小牛皮，

頭上安了一個角，

兩眼是燈泡還帶電池。

半夜三更裝水怪，

一心要破壞革命秩序。

沒想到小寡婦懷了胎，

活捉「毛人水怪」

（山東快書）

孔昭勳

又想誣陷來保施行移花接木計。

多虧機智的榮軍周廣義，

才揭穿了敵人的鬼把戲。

我們看反革命詭計多麼毒，

同志們，要擦亮眼睛——可千萬不能再麻痹。

（根據沈默君著「榮軍鏟奸記」改編。原載「旅大文藝」）

淮南岸一村莊，
村名就叫新河莊。

這個村，新成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
集體幹活收穫強。

村子裏還有些單幹戶，

有的要求入社，有的猶猶疑疑在觀望。

眼看着人民的生活日日好，

有一種謠言傳到新河莊。

說什麼淮河裏出了「毛人水怪」，

夜裏出來白天藏；

見了婦女割奶頭，

見了小孩大開膛。

誰要是參加合作社，

遇到了「毛人水怪」就遭殃！

還說是蔣介石要反攻大陸發大兵，

已經打到海邊上。

人多口雜謠言傳得快，

鬧得村裏人心慌，

有一個小孩去上學，

果然被害死在莊頭上，

婦女們吓得不敢出大門，

小孩不敢上學堂。

村幹部一看事情挺嚴重，

想打破迷信讓大家別上壞人的當。

可是村子裏的民兵全都不在家，

在縣裏受訓沒回鄉；

抓不住「毛人水怪」謠言難打破，

村子裏還是人心惶惶，不安詳。

解放軍有一個班駐在河對岸，

班長名叫顧永祥。

顧班長帶領全班警惕高，

日夜警衛在治淮工地上。

他聽說附近一帶鬧水鬼，

心中不住暗思量。

俗話說，風不吹來樹不響，

河裏沒風不起浪。

什麼鬼？什麼怪？

還不是敵人耍花槍！

只有抓住了狗特務，

人民的生活才能有保障。

他及時召開了一個班務會，

決定了一面了解情況一面把崗哨來加強。